



刘田夫回忆录

刘田夫回忆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北京

责任编辑:冯世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田夫回忆录/刘田夫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6
ISBN 7-80023-873-3

I. 刘… II. 刘… III. 刘田夫-回忆录 N.D827.7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727 号

刘 田 夫 回 忆 录

刘 田 夫 著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2581570 传真:(010)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8.125 印张 350 千字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100 册

ISBN 7-80023-873-3/K·804

定 价:20.00 元(精) 15.00 元(平)

目 录

第一章 青少年际遇	1
一、少年时代	1
二、折节读书	7
第二章 走上革命的道路	12
一、报考政治学校	12
二、加入共青团	19
三、出任法南区团委书记	23
第三章 铁窗生活	28
一、被捕入狱	28
二、在北新泾监狱	33
第四章 战地新歌	38
一、奔赴浦东战场	38
二、转移金华	45
三、武汉会战侧记	50
四、南下韶关	58
第五章 坚持地下斗争	65
一、隐蔽西江	65
二、轮训党员 整顿组织	73

三、中区风云	76
四、实行“三勤”方针	87
第六章 珠江抗敌	93
一、抗日到游击队去	93
二、组建人民抗日武装	98
三、成立中区纵队	102
第七章 挺进粤中	105
一、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	105
二、浴血奋战	113
三、四点值得总结和研究的问题	125
四、收容部队 继续战斗	129
第八章 北撤山东	133
一、萌底战斗	133
二、北撤山东	138
三、在华东党校学习	141
第九章 战斗在两广纵队	145
一、组建两广纵队	145
二、豫东鏖战	152
三、参加济南战役	157
四、淮海战役赞歌	161
五、参加广东战役	175
第十章 主管南路(高雷)工作	183
一、接管城市和恢复生产	183
二、支援前线 解放海南岛	189
三、清匪反霸	196

四、高雷地区的三反、五反运动	203
五、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	207
第十一章 土地改革和渔区民主改革	214
一、土地改革运动	214
二、粤西渔区民主改革	230
第十二章 在省委机关工作	235
一、抗旱救灾	235
二、肃反运动	241
三、在工业部工作	247
四、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261
五、关于反地方主义的斗争	269
第十三章 在“大跃进”年代	276
一、广东“大跃进”的发动	276
二、大炼钢铁运动	287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	297
四、全党全民大办工业	301
第十四章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313
一、缩短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	313
二、支援农业、发展轻手工业	316
三、贯彻《工业七十条》，整顿企业	321
四、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	325
第十五章 城市“四清”运动	331
一、“五反”运动的发动	331
二、成立城市“五反”领导机构	334
三、“五反”运动的开展	337

四、到新光针织厂蹲点	340
五、贯彻《二十三条》	343
第十六章 在动乱岁月里	350
一、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时期	350
二、蒙难受审查	355
三、重新恢复工作	361
四、批林批黄	363
五、开展整顿工作	365
第十七章 “文革”期间广东工业交通建设	374
一、“小三线”建设	374
二、工业交通在艰难中发展	378
第十八章 进入新时期	401
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401
二、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	411
三、整风学习	427
第十九章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432
一、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由来	432
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实施	442
三、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	473
第二十章 改革创新 搞活经济	485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485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501
三、金融财政体制的改革	507
四、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512
第二十一章 外引内联 加速经济发展	517

一、发挥侨乡优势,促进四化建设	517
二、外引内联,组建几大公司	523
三、改革开放的成果	543
第二十二章 退居二线工作	547
一、到广西帮助整党	547
二、到贵州考察	553
三、访问友邦	556
后 记	571

第一章 青少年际遇

一、少年时代

1908年10月17日(戊申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东岳乡雷家沟村。

广安县位于川北,县城紧靠嘉陵江的支流渠江。东岳乡在广安县的北部,离正南的县城60华里,向东离渠江边的石笋河场30华里。我家乡和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协兴场仅一乡之隔,大概40华里左右,他的家乡靠近广安县城。

东岳乡属丘陵地带,是个比较容易受旱的地区,位于我们北边的邻县——营山县却是崇山峻岭。我们那里全靠北部山区的水灌溉,否则,收成较难保证。

我的家乡比较偏僻,在解放前,广大农民在地主高利贷、地租的剥削下,在封建统治下,生活是很困苦的。长年累月,劳碌辛苦,但却度日艰难,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我的曾祖父是个中医生。一面行医,一面在镇上开了间药材铺,还租地主田地耕种,除养家糊口外,略有盈余。

我祖父继承父传，也是个中医生。他兄弟四人，劳力很强，除继续开药材铺外，还开粉场养猪，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经祖父之手，先后买了 24 亩田，还建了一座房子，但好景不长，其后二公、三公夭折，祖父亦相继去世，家道中落。当时我父亲仅 14 岁，孤儿寡妇，处境艰难。父亲结婚后，与四公分家，分得 12 亩田，仅可自耕自足。

父亲名刘定忠，20 岁左右育我。母亲萧氏，是个染匠的女儿。外公自己开间染坊染布，有了积蓄，便买了十余亩田，因为缺乏劳力，只好出租收租。他没有儿子，只有我母亲这么一个独生女，因此，他把我视同宝贝一样。

我 1 岁多便到外公家，在那里生活长达 9 年之久。可以说，我孩提时代，全靠外公外婆抚育成长。

当时外公年届花甲，没有文化，家中没有什么书，记得只有《三字经》、《幼学琼林》、《三国演义》、《今古奇观》和《十殿轮回》等。看《三字经》，使我学会认字。《十殿轮回》是连环画，讲人死后，到阴间地狱十殿轮回的种种迷信故事，说什么在阳间作恶，死后到阴间就得受罪，要下油锅过铜锯等。因是图画，容易看懂意思，对我影响较大。另外，外婆和母亲虔诚信奉佛教，我有时随她们去朝山拜神，受到一些迷信教育的影响。

9 岁起，我开始进入乡间私塾就读。当时辛亥革命已爆发多年，随着帝制的推翻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三家村式的私塾已日渐为洋学堂（即新式学校）所替代。无奈外公思想保守，他认为现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主要是办洋学堂办坏了。他见洋学堂的学生思想较解放，要争自由民

主，不讲封建迷信那一套旧秩序，因此，视他们如同异教徒，认为他们把世道搞乱了。所以，他只准我入私塾，不准进小学，以免受新潮的影响。

我在私塾期间，所学的是四书五经之类。我估计那启蒙老师也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而我们这些三尺童子，整天之乎者也地死记硬背，囫圇吞枣，更是不解其义。旧式教学之弊，由此可见一斑。

我父亲의思想和外公却大相径庭，他虽则也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长年披星戴月，栉风沐雨，自耕自食，可他思想倾向于新潮。废科举、兴学堂以后，时有学生到镇上宣传演讲，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更多一些。他经常到镇上赶集，接受了一些新鲜东西。他听了学生们演讲之后，懂得一些道理，佩服他们有本事。因此，他希望我也能进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但当时我在外公家生活，他也不好大拂老人之意，只好听之任之。

我10岁那年冬天，突然飞来一场横祸，给我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并且留下了至今仍然难以忘怀的烙印。

四川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自古称为天府之国。然而，自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军阀混战，群龙无首，大小军阀利用四川地势险夷，交通不便，加之人口众多，饥寒交迫，宁愿当兵，不愿饿死，兵源不缺之机，争城掠地，拥兵自重，各霸一方，连年内战。正因为兵多，战争多，军阀官僚贪污腐败的多，刮地皮的多，人民群众更加贫穷。这就造成了

恶性循环：农民由于惨受兵燹之祸，纷纷破产，最后陷于绝境，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因此，当时乡间土匪多如牛毛。

我外公人口少，除开染坊外，还有几亩田地租给人家耕种，收回一些租金，生活较为丰裕一点。土匪便想打劫我外公。我有个堂舅父，是我外公的侄儿，因生活所迫亦沦为土匪。他建议土匪不要打劫我外公，因外公年迈，可能经不起折腾死掉，且无人拿钱赎他，捞不到什么好处，最好是绑架我。外公把我当作宝贝，一定肯出钱赎回。这样，我便被土匪劫去，关在农民家里。土匪也怕被人发现，将我东转西移，关了一个多月。外公知道我被土匪劫持，心焦如焚，最后只好忍痛花了 30 块光洋将我赎回。我堂舅父这种建议，是事后才听说的。不久，他也被捕去枪决了。

此时，我外婆已死去几年，外公又娶了一位老伴，还带来一男一女，家庭关系较以前复杂一些。我被劫，花了 30 块光洋。这在穷困不堪的农村，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所以人家也有点意见。这样，第二年我便回到自己的家里生活。当时，家里有祖母、父亲、母亲、弟弟、妹妹，还有一位叔叔。他是我祖母多年前从门口的路边上捡回来的弃婴，先天不足，发育不好，以后在我们家长大，也只是个辅助劳动力。

我回家以后，由于外公还干预我入学之事，所以还是继续读私塾。过了几年，外公对我的事不太管了，于是在 1921 年春，父亲把我送到东岳乡小学去读书，一进去就

读初小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学校离家有4华里，我朝去暮归，中午在学校搭一顿饭。因为我年纪较大，已进入14岁，过去又读过四书五经之类，识字较多，故第一个学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下半年进入高小一年级，按当时学制，连续读了3年。所学课程较多，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理化)和英语等。其间，读到两年半时，我和萧远循及一个姓罗的少年好友到广安县投考初中，结果我和萧远循榜上有名，而姓罗的却名落孙山。罗同学要求我们回去再读半年，毕业后再来考过。萧远循不同意，他的姐夫在中学当数学教员，他于是上了初中。我则和罗同学再回高小读了半年，取得毕业证书。

高小三年，我在思想和各种常识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一是学习了格致，懂得了一些自然科学，迷信思想彻底破除了，根本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之类的东西，从有神论转向无神论；二是学习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地理常识，大大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另外还学了语文、算术、英语等主课，从而为以后读初中高中打下了基础。

就在读小学前后几年，家庭因接连遭到几次打击而变得日趋困难：首先是耕牛被盗，靠借债买回一头。其次是祖母被狂犬咬伤病故。记得是某年的春节前一天晚上，入黑不久，邻村的一条疯狗串进了我母亲的房间，我弟弟正在床上睡觉。祖母听说，怕弟弟被咬，非常焦急，赶快拿根扁担去床上驱赶，疯狗从蚊帐后面突然扑出，把祖母左手的虎口咬伤。虽则请医生看病用药，但那些土医单方根本不行，拖了40天左右，祖母狂犬病发作，不断抽筋，痛

苦不堪，3天后不幸去世。因祖母治病和丧葬，家里又破费了一笔钱。再次则是叔叔结婚，这应该说是喜庆的事，但乡下结婚，男家得给女家一些财礼，还要摆几席酒宴请亲戚吃，又花了不少钱。更不幸的是，其后不久，弟弟妹妹因多吃了办喜酒时剩下的变质醪糟，染上痢疾，相继夭折。而且全家都染上痢疾，并传染波及全村及周围村庄，前后共病死二十余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和贫困不堪的状况。

我家不是小康农户人家，平时靠拿所剩无几的稻谷、蚕豆和绿豆之类到圩镇卖，去换回一点钱，以应付日常家用开支。因此，在三几年之间，当上述不幸事件接连发生，一笔接一笔破费之后，家境每况愈下，债台高筑，逐渐陷入了困境。

由于土生土长，我受广大农民勤劳美德的熏陶，从小就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我在外公家生活时，就帮几个疏堂舅父推磨做粉条，有时还帮他们插秧、割稻子。回家读书后，每年农忙季节和寒暑假，我都参加田间劳动。记得12岁那年，我一连插了9天秧，多数是帮助亲戚邻里插的。我家对面村有个很穷的寡妇，他的独生子名叫雷太平，和我同年。她家有点田，可没有耕牛，要求我父亲帮忙。我父亲也是个热心肠的人，于是，父亲和我就帮他们犁田、插秧。

二、折 节 读 书

1925年春，我考进了县立初级中学。该校在广安县城，离家60华里。因为家境困难，靠父亲借债、外公资助和自己节省，我才能勉强读初中。那时生活苦不堪言，每月伙食1.8元，一个学期才花9元钱。平时吃酸豆角下饭。课本是借人家学过的旧课本，衣服都是外公给我的旧衣裳，稍改一下便穿了，鞋袜是母亲用手工做的。因为学习成绩好，免交学费。我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初中勉强读了3个学期。

父母含辛茹苦地供我上学，我十分体谅他们的心境，所以省吃俭用，折节读书，以不辜负他们的期望。这时，正是中国大革命逐渐进入高潮的时候。广安县在军阀罗泽洲统治下，大革命的浪潮有没有波及我的家乡和学校，波及有多深，我不了解。当时，我只是埋头读书，不问世事，在我的思想上没有受到什么震动和影响。

在初中期间，我结识了邻乡协兴场的邓仲齐（后改名邓垦），他是同班同学，和我很熟，过从甚密。我还到他的家，堪称少年好友。他的哥哥就是邓小平同志。他父亲在乡下很有影响。

1926年秋，我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和萧远循等几个同学到南充，以同等学历报考军阀罗泽洲举办的嘉陵高级中学。考试结果我同萧远循等都被录取了。南充是川北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经济、政治中心，位于嘉陵江畔，离

我家乡 210 华里。上高中，费用开支无疑比读初中大得多了。我报考时，没跟父亲打招呼。考取回来跟他一说，他内心很想支持我，无奈家庭困难，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外公已入垂暮之年，平时积蓄不多，资助也有限。父亲因为无钱，故不同意我到南充读高中。我找理由说服他，说高中毕业后，文化水平高些，可能找到较好的职业，即使当教师，薪水也会多些，对家里可能有些帮补。经再三要求，父亲为了满足我上进求学的愿望和希望晚年生活有所改善的憧憬，于是四出借债，加上外公少量资助，我勉强进入高中学习。

这时候，中国正值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人民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在我们学校表面看不到革命活动，只听说学生中有“国家主义派”，人称“狮子狗”。说明学校是有党派活动的，有斗争的。但因为我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实际情况很不了解。

1928 年，邓仲齐从成都到了嘉陵高级中学。他原来和我在广安县读初中，后来没考高中，到成都华西大学就读。他回南充后，跟我谈起了成都反动军阀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情况。当时成都 3 个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和刘文辉，组织三军联合办事处，联合军事法庭，统一反共行动，联合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他们杀人不眨眼，凡是发现有一本红皮书的，抓到就杀，真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肯放过一个”。邓仲齐本人在成都参加学生运动，被反动派追捕，于是逃回嘉陵高中读书。他还跟我谈起了革命力量不断奋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壮烈情景，我听了这些，感触

颇深。

在我们学校，表面仿若平湖，实际上亦风闻有两派的斗争。一派是倾向于反共的醒狮派（国家主义派）的师生，他们的活动比较公开。另一派是倾向于革命的思想比较进步的师生。但我由于埋头功课和书堆，从不介入政治运动，因此，两派斗争的内幕一无所知。192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罗泽洲的军队突然包围了我们学校，搜捕学生和个别老师，当搜查到我住的房间时，我被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坐起身。那个主持搜捕的人（是学校的一个什么职员）说：“不关你的事，你继续睡觉。”这说明学校当局知道我当时没有参加政治运动，是个不问政治的“好学生”。后来听说捕去了一个老师和3个学生，这是国家主义派告发的结果。

1929年6月底，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邝继勋（党员）率领2000余名官兵在遂（宁）蓬（溪）边界发动兵变。部队起义后，组成中共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由邝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后起义部队转移到达县时，被数路敌军沿途节节围攻打击，起义失败，这也是以后听邓仲齐说的。

我听到这些消息，虽不胜感慨，但是仍满足于做一个好学生，埋头读书，思想上没有什么变化。

嘉陵高中当时分文科和理科，我读的是文科。在3年高中期间，我重温了孔孟一些书，也读了老庄、墨子和荀子的书。按照师嘱，我写了一篇《儒墨之异同》的论文，受到老师的嘉许。老师还教过唐诗宋词，也教鲁迅的小说，